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

此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

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

者也

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

項氏世世為柱石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

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與學學萬人

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

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蘇林曰斬音獄掾

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然以故事得已

應劭曰項梁曾坐事

傳擊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然抵歸已止也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

欣事故得止息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

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

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

而代也梁掩其口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

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

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

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數通江西

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

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栢楚將是時栢楚亡在

澤中梁曰栢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

出誠籍持劔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

受命召栢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

行矣於是籍遂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

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

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

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

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

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此不

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

下縣音撫魯魯之魯也如淳曰魯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

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

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一世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劭曰上柱國上

相國也卿官若今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

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

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

曰漢儀注曰令吏曰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

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

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

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

卒早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陳嬰母謂嬰曰自我

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日暴得大名

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

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

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

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

六屬蜀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其起於也地因以為號如淳曰

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用此自更有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十萬人軍下

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已立景駒為楚王史記

蜀楚族景駒名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

志在此

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三面

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

陵鄧展曰今胡陸屬山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

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

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古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陳

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走胡陵項梁乃引兵

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

不下巴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

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

范增年七十素告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

國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攻楚

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也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也項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今陳勝首事不

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遂起之

稱如項曰逢起猶言逢起也皆爭附君者以君世出楚

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

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時一合

二年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禮讓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

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

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

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
 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
 歸田榮立田儋之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
 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
 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
 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也趙亦不殺
 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難猶不用命梁念救假等榮未必
 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己害遂發兵
 輔假以代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肆之弟欲令楚殺之
 為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

齊遠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
 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攻

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
 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
 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
 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
 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
 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
 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
 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

史記卷之七

四

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

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

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

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士離涉

閒圍鉅鹿張晏曰涉姓閒名秦將也章邯直其南築甬道而輸之

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

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

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

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

置令尹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特立楚之後故置官司自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長

如和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老

高陵君顯在楚軍且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

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

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

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

將皆屬宋義號為假徐公曰一作假子冠軍日勝

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首者三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今為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

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軍憂疾引兵渡河

焚擊其外起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

博牛之益不可以破蟻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去被堅

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

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德者皆斬之乃

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爵故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勸力而攻秦久

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

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蓋以秦之強攻

新造之趙其執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

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

家安者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

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

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

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

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

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

軍徐廣曰二世三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軍年十一月也

大五二

能若此何事
不成真英雄
力也

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
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時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
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也
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
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
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心惴惴音義於是
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音義轅門音義於是

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
南鉅鹿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
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歙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
外裴駰曰凡言司馬門者在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三日趙高不見
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
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
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
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
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攻馬服攻心城畧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
千里竟斬陽周周勃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
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
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父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
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
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
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
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質妻子為僇乎章邯孤

疑陰使候始成

張晏曰候軍候

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

蒲將雷百夜引兵度三戶

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俠

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

軍汧水上

徐廣曰在鄭西

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

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

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

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項美應曰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

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留孫心軍中使長史欣為一將

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錄使

屯成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
 侯諸侯吏卒乘勝多怨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
 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
 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
 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
 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之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
 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
 尉驍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
 安城南今廣曰漢元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
弘農縣
 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

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
 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
 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鄉食士卒為擊破沛公
 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上血康曰在新
豐東十里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
 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
 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鯁音廣曰鯁音七也鯁魚名驅寒服鯁曰鯁音送飯小兒也漢曰楚漢春鯁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

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

公始三年
卷之九
十五

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失矣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藉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

且燕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樊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樊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

屠酒會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
一生彘肩樊噲復具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
嚼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
彘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
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
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
不敢有所近封陜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
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
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天下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士未有以應曰

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沛廣曰一
十平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
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
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
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
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
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
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
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

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
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
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
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
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
去已至軍矣如沛田脫身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
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嗚徐廣曰唉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
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

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

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

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

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項王聞之烹說者楚

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

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

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

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

人台三年

春秋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

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
 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又惡負
 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入皆
 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
曰正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
 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咸陽以西都
 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
 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常
曰在長安東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立董翳
名桃林塞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徙魏王

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二云申陽者

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受穎曰姓瑕張耳嬖臣也先下

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

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

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

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

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

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常昭曰都音蒲河反初吳芮為率

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都文

曰都音朱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

救為臨江王

漢書音義曰南郡改為臨江

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

遼東王

徐廣曰都無終

燕將滅荼徙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

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

徐廣曰都即墨

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淄

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

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

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弃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

南皮三縣以封之

番君將梅銷

常昭曰呼玄反

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

王自立為西楚霸王九郡都彭城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

彭城為西楚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

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

游

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

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

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

擊殺之江中

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

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

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

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

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

弒主

治三年

史記卷六

一六

監生張

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而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

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榮與

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

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君

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

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

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

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

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

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救之大怒

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名也或曰蕭今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

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

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

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

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

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

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

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
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
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
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股常昭曰塞翟股
韓魏雍時已敗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
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
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
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且擊之至口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賈曰
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

至靈璧東

徐廣曰淮水在彭城淮水上徐廣曰淮水於城入泗水

漢軍却為楚所

擠

徐廣曰擠音濟民之盡曰擠擠也

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

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折木發屋湯沙石竄冥晝晦

徐廣曰冥亦作昏字

逢迎楚軍楚

軍大亂潰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

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

不與漢王相見漢二道逢得孝惠魯元

徐廣曰元長也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急推隨孝惠魯元

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日雖急不可以

驢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

食其音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如傳曰間出間步求漢王

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無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

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屋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漢

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

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古者二十而

海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為之如傳曰律年一十三倍之

者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

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什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

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亦二十三為弱為五

為老食貨志曰日為更卒已復為三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

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問漢敗楚應劭

故彭城追漢王至滎阻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

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

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之恐請

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

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

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

來為太宰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

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

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殺范增

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將未至彭城疽發背

而死

皇臨見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

鄂東王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

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

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

左毒

李斐曰毒蘇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祭曰城中

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

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

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

苛縱公

縱音七田也從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

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

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

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

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

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

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

晉灼曰獨出意

獨與滕公出成臯北

徐廣曰北門名玉門

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

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

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

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

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上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

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

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

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東兩山相對

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祖凡之一太子奇曰告漢

王曰今不急下吾意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此

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亨而

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

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

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

不約也今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此

所以為天下笑也願與漢王挑戰音察了反墳曰挑戰搗敵求戰

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

王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

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

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

兵有以不戰勝者
項王之勇窮于
漢孔明之智窮于
于勳此以弱制強
善守三軍之氣
者也

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
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
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
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往擊之淮
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
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
公武涉往說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
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
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
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

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
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贊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

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
阮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比日恐

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
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水張晏曰汜水在

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缺

項王英雄所敗者
氣易動耳漢王
能以志帥氣所以
成也大司馬之不能
守其約而輕戰也

地音祀左傳曰都在鄭地汜攢曰高祖又曹
成臯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記水是也

得不亡

皆自到汜水上鄭氏曰到音經鼎反以刀割頭為到大司馬外者故物也

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

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味漢書音義曰味音末於滎陽東

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軍盛食多項

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

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汝南與濟水

於楚即今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

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臣

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

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

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

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

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項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

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

陵余廣曰在陽夏縣東南也而信越之兵不與楚擊漢軍入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本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

此豈待說而
聽耶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章
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討也

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

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

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皆陳以

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

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

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至垓下徐廣曰垓

下交切翹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汝縣聚邑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

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

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

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云姓虞氏常幸

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抗慨自為

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

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

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

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

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

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

在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

臨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

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矣

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

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

圍斬將刈旗今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

其騎以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

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王

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

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

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

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

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

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

王乃欲東渡烏江項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橫船待

一音俄駟案應劭曰橫正也孟康曰橫音橫附也謂項王曰江東雖小

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

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
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
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
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
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
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
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故難視所之故背之指王翳曰如傳曰面不正觀也此項王也項王乃曰
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臣為若德徐廣曰是功也

誦法孔子
之風

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
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
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
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
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
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二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
時年二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
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
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家主東城

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

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名彊字伯 桃侯。徐廣三名襄其子舍為相 平臯

侯。徐廣曰名他 玄武侯。徐廣曰諸侯表不見 皆項氏賜姓劉氏。太

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 舜目蓋重瞳子。凡

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

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

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龍威。

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楚燕趙燕五國並起從伐秦也

諸侯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天下

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

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為霸王之業。欲以為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

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漢紀第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請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

沛豐邑中陽里

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在梁移在曹

字季父曰

太公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子血原曰長老尊

地神曰媪媪母

其先劉媪嘗息太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

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唯音

高也淮頰權准也頰維頰也齊人謂之頰

美須髯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服虔曰常有天度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

應劭曰為泗水亭

諸

漢書

史記

長廷中更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

貴酒常昭曰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

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及見怪歲竟此兩家

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絲咸陽應劭曰縱觀觀秦皇

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父呂

公漢書音義曰單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馬沛

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漢書曰

曹主進文穎曰主試飲今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

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

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

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

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

上坐無所詘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呂公因目固

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

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

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

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事李

蓋也呂公曰告音如嗥呼之事李

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即晉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者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以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 吕后與兩子居田中耕有一老

父過請飲吕后因舖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吕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

手開開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唐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 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

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乃夜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父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

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我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操

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

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故哭人乃以姬為不誠欲答

之徐廣曰一作苦姬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

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

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

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嶧淮縣

也碭縣在梁駟案應劭曰二縣之界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

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

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秋陳勝等起蕪至陳而王

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

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曹參乃曰君為秦吏

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

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

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

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

恐踰城保劉季蕭曹以劉季為首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

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

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今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

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

撥亂源頭語

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
 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
 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弟此
 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
 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護劉季諸父老皆曰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
 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
 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唐書王其將事
 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發蚩尤於沛
 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涇水之陽蚩尤於沛
 祥也漢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少之以作蚩尤
 而豐也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祭曰案禮
 旗幟皆赤由

沛公

所殺蚩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
 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
 陵方與鄭德曰音房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
 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
 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將兵
 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
 州守壯音名也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戚音將等反沛公左司馬
 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
 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
 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

史記

五

五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

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

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

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

聞東陽寧君秦嘉文穎曰秦嘉陽郡人也為寧縣君贊曰陳勝傳曰廣陵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

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

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將兵北定楚地

屠相至湯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

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

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

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

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

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

治盱眙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

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勝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

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

振季高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使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

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

共擊秦軍於郟號曰大司馬又不為寧縣

立景駒為假王在留

騙者敗亡之期也

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
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
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謹
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
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
則以為楚地兵不足真彘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
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
徒將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

碭

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
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
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北救趙今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
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
莫敢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
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傑悍猾賊項
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秦書曰遺一作嗾嗾食也音在也
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
取如匣曰楚謂陳涉也前陳三日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

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
父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倖

今徐廣曰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何遣卒不

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

至咸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秦軍來壁破

二軍楚軍出兵擊主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

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

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

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國縣

酈食其酈德曰音異基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吞

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聽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

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車行無鐘鼓曰襲得秦積粟乃

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

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

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

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軹地軹地

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軹地軹地

至穎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墳曰韓險道名在韓氏東南當是時趙別將司馬

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陰今河南是也

河津南戰卻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時

與南陽守齧戰地理志南陽有齧陽有齧破之略南陽

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

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

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

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

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

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

故皆堅守乘城合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

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

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

止守引其甲卒復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

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

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

鯁音魚鯁之鯁鯁音魚鯁之鯁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三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

陽南陽之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首耳今邵公戎還攻胡陽

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降折麗如淳曰持益反遣魏人竈

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
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
將軍諸將黥布等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
身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
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
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
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喜秦
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兵遂先諸
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

懷安之意莫
雄不免全在秦
輔之者

爾其行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
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
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
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將父老
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
市應劭曰秦禁民誹語偶對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
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
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罪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不罪也李斐曰傷人
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餘悉除去秦法
今但當其身坐合於秦法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堵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

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
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
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
又讓不受曰君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
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
形疆今聞章却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屯關中
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
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
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
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

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
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
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
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
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
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馳
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
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
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
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
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李定
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
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
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彭城在
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
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
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
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

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臨
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
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
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
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
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
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
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
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非
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歸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思。不始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越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

榮

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

志武都有還龍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

走。止戰好。亦孟康曰。時音上神靈之。又復敗走廢丘。漢

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發兵而遣諸

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歐石反王吸出

武關。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秦之孫。居西陽。以迎太公。呂后

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

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

黥。南王田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

於是置龍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河上徐廣曰中

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更立韓太尉

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陞者封萬戶繕

治河上塞晉灼曰諸傳秦時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

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

出關王改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二月今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

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彭王置河內郡南渡

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

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力遂為義帝發

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

事之今項羽故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

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常昭曰

東河南浮江漢以下願後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

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

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

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

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

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

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

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秀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

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中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

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
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
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
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以陳平金四
萬斤以間疏楚考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
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
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
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
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

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
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正月
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是三年中漢王

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素生說漢王曰漢與

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

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

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

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加分漢得休傷與之戰破楚

必知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政兵項

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

機語

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
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
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蒙
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逃
日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徐廣曰漢王在成皋
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發
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
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南
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
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蘇林曰縮音以縮縮物之縮劉賈

漢 奪 渡

將率二萬人騎數百渡魯陽入楚地與彭越復
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取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
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
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
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
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蘭往擊之韓
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
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
糧食一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
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

五日必定果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
下之漢果數排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
六司馬怒度兵紀水士空半渡橫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各長史欣皆自剄
水上項羽至雖陽關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
圍鍾離味方梁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
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
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
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項羽聞
齊已擊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

信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
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
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
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項羽已
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
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
物罪四又疆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二弟新
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
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

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母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氣故塞王欣願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

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

晉灼曰即固始

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

合項傳者叙
事詳畧可
以學為文矣

徐廣曰周殷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

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

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

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終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

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

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

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

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

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

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

齊王辟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

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

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

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

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

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使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乃即皇帝

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大稱帝其次稱王

漢高祖受命功德且之因而不改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

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
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
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
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蜀故臨江王驩
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六六數月而降殺之
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
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
南宮高祖曰列侯諸侯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贊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
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村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
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
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
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

真甚

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故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如淳曰：得在通矣之管。

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心必子禮。太公家

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

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

李育曰：為恭也。如迎今卒持帚者也。

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

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一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

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楚。

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因肯賀。因說高

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

天子主僕不勝朴鄙此奏廢詩書之後帝王家礼也

察豈曰不言帝非天子也。

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

車昭曰在南郡華容縣。

謂關中為秦中。

如淳曰：時山東人

謂關中為秦中。

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

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

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傾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

當諸侯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萬屋

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也居高屋之上而播瓴水言其向下一之勢易也蓋言秦晉於此許慎曰瓴甕取瓶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

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平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

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略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平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海二千里

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

亦二十萬也且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得

十甲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與弟莫

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

赦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

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

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

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故使齊言者還齊也

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

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

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

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今

樊噲曾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

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絳長

諱解圍事

自是俗吏
識然其言
頗氣象無
愧開國人口

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志

高帝更名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

關中有玄武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凶凶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

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

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

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

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

劉仲奔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

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

歲從貴族楚昭王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

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

飲酒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日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賴入於家也或不能治產業不如仲

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

盧縮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

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

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赦櫟陽囚更命櫟

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豨人名反代地上

英雄氣至此不
能不滿若知學
問便見世上許
多難了事也

日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賴入於家也或

日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賴入於家也或

日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賴入於家也或

日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賴入於家也或

日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賴入於家也或

日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賴入於家也或

日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賴入於家也或

深于世故知
兵之情

真天子聖人之
怒也叙語極妙

曰稀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稀為

列侯徐廣曰稀攻定城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

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

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

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稀將皆故賈人也上曰

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稀將稀將多降者也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稀等未畢稀將侯敞將

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滹陰是張春渡河擊

城余廣曰平原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

周勃上書曰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道太原入

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稀將趙利守東

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

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

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

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

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

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

為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

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

甄縣西甄案漢書音義曰會音僧保邑名甄音直偽反

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父老子弟縱酒。發沛
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

擊箏箏有弦擊之不鼓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

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

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

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風俗

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為朕湯沐邑。復其

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

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

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

縣背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飲三日。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

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

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

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岐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

北。徐廣曰洮音比皆天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

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

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

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子。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

高絕千古
收得一生意
氣任

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
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
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
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
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
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甚呂后迎良醫
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媢罵之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
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
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

字：見騰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譴陳平
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
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
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
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當快
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
酈將軍酈將軍漢書曰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
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

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會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
 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
 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去入匈
 奴丙寅葬徐廣曰五月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
 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
 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龍襲號為皇帝等
 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
 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
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駟案謂原
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

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
 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
 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
 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又呂太后
 時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曰忠實也
 故野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曰多威儀如鬼神故
 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徐廣曰一併倚駟
志反鄭曰文尊卑之義故拔僂莫若以忠鄭曰三王之
也簿苟習文法無憚誠也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終乎。故漢興承敬易變使人
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肅葬長陵。

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
十二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高祖本紀卷第八

考



國史館藏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南京圖書館藏 天津圖書館藏 漢口圖書館藏 廣州圖書館藏 汕頭圖書館藏 廈門圖書館藏 福州圖書館藏 台北圖書館藏 高雄圖書館藏 台中圖書館藏 嘉義圖書館藏 屏東圖書館藏 花蓮圖書館藏 台東圖書館藏 澎湖圖書館藏 金門圖書館藏 馬祖圖書館藏

